

到东方去

日内瓦之路

开罗妇女

科普特人的婚礼

囚犯

拉马赞的夜晚

剧院和节庆

斯库台的帕夏

托钵僧

富里的盛会

说书人

咖啡馆里的传说

埃及女王和所罗门的故事



· 东方之旅译丛 · 周宁 主编

Voyage of Orient

# 东方之旅

[法] 杰拉尔·德·奈瓦尔 著  
王玥 曹丹红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东方之旅译丛·周宁 主编

Voyage of Orient

# 东方之旅

[法] 杰拉尔·德·奈瓦尔 著  
王玥 曹丹红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之旅 / [法]奈瓦尔原著;王玥,曹丹红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 1

ISBN 978 - 7 - 80173 - 682 - 6

I. 东… II. ①法…②王…③曹… III. 游记—作品集—  
法国—近代 IV. I565.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328 号

## 东方之旅

作 者 [法]杰拉尔·德·奈瓦尔

译 者 王 玥 曹丹红

责任编辑 臧燕燕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29 印张 87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版  
200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73 - 682 - 6

定 价 4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64270995

传真: (010)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 sina. net

http://www. sinoread. com

# 代译序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sup>①</sup>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

<sup>①</sup> 《竞逐富强》，[美] 麦尼尔著，倪大昕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

知识；我们也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

“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

杰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二年春返回巴黎。《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到东方的启示之光。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sup>①</sup>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夕阳与废墟中的东

<sup>①</sup> 《东方学》，[美]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 往东方去

## 一、日内瓦之路

一个巴黎人赶在十一月份启程开始他的长途跋涉，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对此感兴趣，这次旅行是一连串的不幸遭遇，也缺少动人之处可供描写，是一幅没有远景也没有风光的图画。在出行之前就准备好的三四幅瑞士或意大利的风景画：大海的忧伤的梦幻、湖水的朦胧的诗意、临摹阿尔卑斯山的习作和所有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喜阳植物，这些让只能走到蒙特勒伊<sup>①</sup>或蒙莫朗西<sup>②</sup>的巴黎的中产阶级惋惜不已的东西，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

途经默伦<sup>③</sup>，蒙特罗<sup>④</sup>，如瓦尼<sup>⑤</sup>，然后在奥塞尔<sup>⑥</sup>吃晚饭；这些都没什么

- 
- ① Montreuil, 法国塞纳圣德尼 (Seine-Saint-Denis) 省一区府所在地，工业城市，位于巴黎近郊。
- ② Montmorency, 法国瓦尔德瓦兹 (Val-d'Oise) 省一区府所在地，位于巴黎北部蒙莫朗西森林边沿，1756-1762年，卢梭曾在此居住。
- ③ Melun, 法国城市名，塞纳-马恩 (Seine-et-Marne) 省省会，位于巴黎东南四十六公里。
- ④ Montereau, 全称蒙特罗福荣纳 (Montereau-faut-Yonne)，法国塞纳-马恩 (Seine-et-Marne) 省一区府，位于荣纳河 (Yonne) 和塞纳河 (Seine) 汇合处，生产耐火材料及陶器。
- ⑤ Joigny, 法国荣纳 (Yonne) 省一区府。
- ⑥ Auxerre, 法国荣纳省省会。



### 驿车

刺激的。只是，请你设想一下：一个由着自己性子来的旅行者有多么冒失！他不愿沿着铁路走几乎是一条直线的路，随随便便就放走或空或满的驿车，因为反正车子明天还会来！这个大胆的旅行者毫无遗憾地错过了拉非特和卡雅尔<sup>①</sup>的快车，就是这辆车把他带到旅店菜肴丰盛的餐桌前的；他面带微笑地看着那些不得不扔下吃了一半的晚餐、赶着动身的不幸的同伴，心安理得地和那些旅

<sup>①</sup> Laffite et Caillard, 1840年前后法国最大的运输公司之一，法国运输总公司（les Messageries générales de France）的前身。



馆的常客们碰着杯，这些人还要在餐桌边耽搁上一个小时。他对自己的主意挺满意，还打听到了城里有什么可供消遣的去处。

第二天，我们的朋友一觉醒来，已睡了两个晚上，“将军夫人号”已经走了。为什么不再坐一次拉非特和卡雅尔的车呢？反正前天已经坐过了。他吃起了午饭；拉非特的车来了，可只剩下前座有位置。

“您还可以坐商行的轿式马车呢。”旅店老板说，他是想挽留一位讨人喜欢的游客。

商行的轿式马车四点钟到了，坐满了到里昂去的纺织工人。这辆车真够热闹的：它已经冒了一路的烟，也唱了一路；再说，它上下两层的车厢里旅客也都是满满的。

只剩下“沙隆奈丝号”，这是辆什么车？“这可是法国马车的老祖宗了。它五点才出发，您还有时间吃晚饭。”

这番话让人心动，我让他们给我预留了位子，两小时后，我坐上了驿车的前座，就在赶车人的旁边。

这个人很和气，他也在旅馆吃的晚饭，一点儿也没有急于出发的神色。那是因为，他太了解他的车子了！

“赶车的大爷，城里的路真够糟的！”

“啊！先生，别提了！市政府里全是些什么都不懂的家伙，人家给他们建议修英国式的大马路，可以用碎石子、木铺块、鸭绒铺路；他们倒好！更喜欢卵石和砾石，专拣些能让车子颠起来的东西！”

“赶车的大爷，可我们现在是在土路上，车子还是一样的颠啊。”

“先生，我没觉得……是马在小跑呢。”

“马？”

“对，对，不过我们上坡的时候会换一匹的。”

到下个驿站的时候，我下来仔细检查了一下“沙隆奈丝号”，真算是老古董了。应该把它收藏进博物馆里，放在打火石步枪、火石炮筒和木版印刷机旁边：“沙隆奈丝号”可能是今天法国唯一还在使用的马车了。

那么，剩下的事情你也能理解了：只有抓着车顶棚的皮带时才能休息片刻，没骑马却上了一堂三十六小时的骑术课，最后凌晨两点被人干净利落地搁在了沙隆<sup>①</sup>的路上，正赶上这个季节常见的大暴雨。

轮船早上五点才出发。更好了。没一间房子是开着门的。这真的是索恩河

① 全称为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是法国索恩—卢瓦尔（Saône-et-Loire）省一区政府所在地。

畔沙隆吗？不会是马恩河畔沙隆<sup>①</sup>吧？……不！这的确是索恩河畔沙隆的港口，一级一级优雅地滑向河边的卵石台阶还在那里；两艘原是竞争对手的船并排停靠着，过一会儿，它们就要在速度上比个高下了；就在前不久，其中一艘打败了它的对手。

火轮船上已坐满了大商人、英国人、旅行推销员和从轿式马车上下来的快活的工人。所有这些都朝着法国第二大城市<sup>②</sup>出发；而我呢，我停在了马孔<sup>③</sup>。马孔！三年前我在一个更美好的季节南下意大利时就经过这里，那些年轻姑娘，穿着几乎是瑞士风格的服装到桥上叫卖一串串硕大的葡萄，她们是自我离开巴黎以后见到的最美的平民女孩儿。实际上，巴黎人对人们在南部城市看到的农村姑娘和女工的美丽之处是毫无概念的。再说，马孔是一个半南方半瑞士的城市，也并不漂亮。

人们指给我看拉马丁先生<sup>④</sup>的住所，那是一处高大阴暗的房屋；在与之同样的高度，有一座漂亮的教堂。有那么一刻，一缕阳光照亮了圆瓦砌成的平屋顶，凸显出墙边几片发黄的葡萄叶；沐浴着阳光，在黄叶飘落的树下散步，仍能让入心情愉快。

到布尔<sup>⑤</sup>的车两点出发，趁着这段时间，我游遍了马孔的每个角落；一会儿，坐上车子，在布雷斯地区<sup>⑥</sup>风景单调的乡间缓缓前行，这里的夏季是一派怡人的景色。快八点时到达了布尔。

布尔因其教堂增色不少，如果我在夜色中没有认错的话，这是一座拜占庭时期最优美的建筑，不过也有可能同圣-厄斯塔什教堂<sup>⑦</sup>一样属于接近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请你原谅，一个被“沙隆奈丝号”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旅行者，没办法在浓重的夜色里澄清这个问题。

我对自己要走的线路已经在地图上认真研究过一番。依据运输公司、拉非特驿车和邮车的路线，也就是说根据官方的路线，我就该一直坐车到里昂，再换乘到日内瓦的驿车；可是这样走绕了一个大圈。我去过里昂，却没到过布雷斯地区。我选择了人们所说的近道。这是最短的路线吗？

如果一个满怀热情的旅行者稚拙的旅行日记能对后来者有所启迪的话，请记着，从布尔到日内瓦没有直达的车。绕一个十八法里的圈子到里昂，再折回

① Châlons-sur-Marne, 马恩 (Marne) 省省会。

② 即里昂。

③ Mâcon, 法国城市名, 索恩-卢瓦尔 (Saône-et-Loire) 省省会。

④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 法国诗人, 政治家。

⑤ 全称布尔让布雷斯 (Bourg-en-Bresse), 法国安 (Ain) 省的省会。

⑥ Bresse, 位于法国东部索恩流域平原。

⑦ Saint-Eustache, 巴黎一座教堂的名字。

十五法里到蓬丹<sup>①</sup>，这样损失十个小时才能解决问题。

但更简单的方法是从布尔到蓬丹，然后在那儿等里昂过来的车。

“您有权利这么做，”人们对我说，“车子一点出发，凌晨三点到。”

简陋的公共马车准时来了，四个小时后，我被搁在了大路上，脚下是我的行李。

天下着小雨；路上阴森森的，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灯光。“您沿着大路一直往前走，”好心的赶车人对我说，“走一公里半左右，会看到一家客栈；如果人家还没睡下，会给你开门的。”

然后车子接着向里昂的方向驶去了。

我拎起箱子和帽盒……来到了那家客栈；我用力敲了一个钟头的门……不过一旦进去了，我就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置之脑后了……

蓬丹的客栈真是一块乐土。第二天早上一下楼，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宽敞气派的厨房中。铁杆子上翻转着家禽，炉灶上烧着鱼。桌子边坐的满满的，都是些快活的猎人。客栈老板是个胖子，老板娘是一位身材粗壮的妇女，两个人都挺和气。

我有点儿担心到日内瓦的车子。“先生，”人们对我说，“明天快两点的时候它就到了。”“是的，是的。”“今晚上还有送信的车呢。”“邮车吗？”“对，就是邮车。”“啊！那太好了。”

剩下的整个白天我都在散步。这座客栈有令人赞叹的外观，是一座路易十三时期的砖体建筑，拐角处是石头砌的。我游览了村庄，这里只有一条街道，满街都是牲畜、孩子和喝得醉醺醺的村民——那还是个礼拜天。回去时一路循着安河<sup>②</sup>的水流走去，河水蓝得醉人，湍急的河流带动了无数的磨盘。

晚上十点，送信人到了。趁着他吃夜宵的工夫，有人把我领到车库里看他那辆车子，把我的座位指给我看。

噢，真是意想不到！竟是个篮子。

没错，一个吊在旧车厢里的篮子，这装包裹和信件还不错；坐在那儿，一个旅行者也就像个包裹。一位身着丧服的夫人双眼垂泪坐在那儿，她就是坐着这辆不可思议的车子从格勒诺布尔<sup>③</sup>到了这儿的；我应该在她身边就座。

在一堆邮包中间不可能保持一个固定的位置，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攀谈起来。这位夫人终于停止了啜泣，她的一位叔父在格勒诺布尔去世了，她要返

① Pont-d'Ain, 法国安省一区政府。

② Ain, 法国罗讷河支流，全长二百公里。

③ 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 (Rhône-Aples) 大区伊泽尔 (Isère) 省省会。

回费尔奈<sup>①</sup>，那是她的故乡。

我们聊起伏尔泰，谈了很长时间。车子走得很慢，因为要不停地上坡、下坡。送信人自己就瞧不起这辆破车，似乎也不情愿坐在这辆车上，抽打着马腹，那匹马则时不时地擦着了悬崖边。

罗讷河<sup>②</sup>在我们右方几百法尺的地下流淌；海关的岗哨在岩石间不时出现，因为河的另一边就是萨瓦省<sup>③</sup>的地界了。

我们不时在一些小城市和村庄停下，在那些地方只听到被我们的到来惊醒的牲畜的叫声。送信人把邮包掷到人们手中或者是不知何处，然后它的小马迈开大步，载着我们继续前行。

天将破晓时，我们在山顶俯视到一片广阔的延伸到遥远的天际的水域，仿佛一片浩瀚的大海：这就是莱芒湖了。

一小时后，我们停在费尔奈，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着到日内瓦的公共马车。

从那出发，经过两小时的行程，穿过依旧绿盈盈的原野、一片美丽的土地、花园和令人愉悦的别墅，我来到了让-雅克·卢梭的故乡。

日内瓦的菜很好吃，和日内瓦人交往也让人愉快。所有的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不过带着一点口音，让人想起马赛人的发音。女人都很美，单凭她们的容貌，几乎就可以把她们与其他地方的人区分开来。一般来说，她们都有黑色或栗色的头发；透亮的嫩白的肌肤，容貌端庄，面颊红润，眼睛美丽而沉静。我觉得她们中最美的要数上了点年纪或者说到了一定年龄的。这时，她们的手臂和肩部的线条都是无与伦比的，只是身材稍显壮了一点。她们是圣-伯夫<sup>④</sup>向往的女性，湖畔派<sup>⑤</sup>的美人；她们穿着蓝色的长筒袜，在那下面的双腿肯定美妙无比。

## 二、使馆随员

你还没问过我要到哪里去：可我又怎么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呢？我会试着到一些从未去过的国度；况且在这样一个季节，人们是没法选择什么路的；只

① 城市名，全称费尔奈伏尔泰（Ferney-Voltaire），法国安省一区府，1759-1778年，伏尔泰在此居住。

② Rhône，法国和瑞士共有河流，全长八百一十二公里。

③ Savoie，法国罗讷-阿尔卑斯（Rhône-Alpes）大区一省名。

④ 全名为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年，法国作家、批评家。

⑤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湖畔派诗人。

能选择那些尚未被大雪、洪水或是盗贼侵袭的路线。到目前为止，最可怕的是关于洪水的报道。报上刚刚登出一篇，里面描述的情节实在稀奇，我忍不住要把它寄给你看看。

前些天一辆运载公函的驿车越过边境线到意大利去。车中坐的不过是个使馆随员，挺高兴能公费旅游：坐在这辆崭新的驿车上，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更不缺钱花，总之这是个志得意满的年轻人；他的男仆坐在他后面，严严实实地裹在大衣里。

天色暗下来了，有好几处道路都被水流阻断了；出现了一处激流，水流比其他各处都急，车夫仍想越过去。可是不行，水流一下子就把车带走了。马泅起了水，车夫还没有昏了头，他总算把车子解了下来，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男仆从座位上跳了下来，划了几下水，到了岸边。在这段时间里，那辆崭新的驿车，就是我们前文说过的那辆，仍然门窗紧闭，随着水流静静地往远处漂去，可是，使馆随员在干什么呢？……这个幸福的孩子还在睡觉。

不过我们了解到，从他感到第一阵震动时，他就醒了，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情势。他估计这辆车子不会一直这样漂下去，于是迅速地脱下衣服，摇下车窗（那时水还没到那儿），把公函咬在嘴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瘦瘦弱弱的身子冲了出去。

在他英勇地游泳之时，他的男仆到远处求救去了。所以，当他到岸边，我们的外交使节发现自己孤零零、赤身裸体地在这一块陆地上，情形好像人类的远祖一样。至于他的车，已经漂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走了几步后，幸运的年轻人看到一间萨瓦人的茅屋，赶紧进去寻求庇护。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两个女人：一位大婶和她的侄女。你应该能料到，当她们看到眼前来了一位裸体模特打扮的先生，免不了要尖声喊叫，划起十字。

使馆随员总算给她们解释清楚了他这种不幸处境的起因，当他看到炉子边有捆柴，就告诉大婶把柴扔到火上去，并且说会付钱给她。“可是，”那位大婶说，“既然您光着身子，您哪来的钱？”这个推理是无懈可击的。幸亏这时男仆来到了房子里，事情才有了转机。柴禾点起来了。使馆随员裹起一床被子，和他的男仆商量对策。

这附近找不到帮忙的人：这间茅屋是方圆两法里以内唯一的房子；必须再折回国境线的另一边寻求帮助。“拿钱来！”使馆随员对他的弗隆丹说。

弗隆丹翻遍了口袋，像阿尔塞斯特的男仆<sup>①</sup>一样，他只找出了一副牌，一段绳子，一颗纽扣和几个十生丁的铜板，而且全都湿淋淋的。

“先生！”他说，“我有个主意！我裹上您的被子，您穿上我的短裤和衣

① 莫里哀的剧作《恨世者》中的角色。

服。抓紧时间赶路的话，四个小时后您就能到 A 城，在那儿您会找到那位好将军 T……我们经过他那里时，他热情地接待过我们。”

听到这个建议，使馆随员不寒而栗：穿上一套仆人的制服，一条男仆的裤子，就这副模样去见 A 城的居民，拜望当地的长官和长官夫人！他看过许多遍《吕伊·布拉斯》<sup>①</sup>，印象至深，实在无法同意这个方案。

“好太太”，他对女主人说，“我派我的男仆到 A 城去借钱，我要待在您的床上等他回来。”

萨瓦女人对他还不太信任；再说她和她的侄女除了这张床，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睡觉；不过我们的使节运用外交手腕，终于解除了她这个顾虑。男仆出发了，随员先生一小时前被打断的酣眠，现在又可以继续了。

天破晓时，他被门外的吵闹声惊醒了。他的男仆带着七个轻骑兵回来了。那位将军认为要帮助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至少也要派七个人来……可是，没想到的是，将军一分钱也没送过来。

使馆随员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

“见鬼！将军给我派七个轻骑兵干什么？我又不是要攻占萨瓦省！”

“先生，”男仆说，“这只是为了把车拖出来。”

“可车在哪儿呢？”

大家分头在各处搜索。水流汹涌，那辆车已经踪迹全无。两位萨瓦女人开始担心了。幸亏，我们年轻的外交官还不缺少手段：他使轻骑兵相信他手中的公函极其重要，一个小时也不能耽搁，并且还说服了其中一位军官把制服借给他，代替他躺在床上，或者裹着被子待在炉子前面也行。

就这样，使馆随员总算动身去 A 城了，留下一个轻骑兵在萨瓦女人那儿当抵押（希望这没有破坏两国政府的和睦）。到了城里以后，他去见了地方长官，后者看他穿了这样一件制服，差点儿认不出他来了。

“将军，我可是请求过您给我送衣服和钱的……”

“照这么说，您的车子已经丢了？”将军说。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消息；如果您能给我一些钱，或许就有可能让当地的人把车子从水里拖出来。”

“为什么要雇当地的人呢？我们有的是轻骑兵，一分钱也不必付给他们。”

“将军，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让轻骑兵完成的！如果您能借给我一些衣服……”

“您可以留着身上这一套；我们仓库里还有的是……”

“好吧！如果您能借给我一些资金，我会把问题解决的。”

① 维克多·雨果的诗剧。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我没有可以动用的资金；但是如果要军方给您提供帮助，您尽管开口……”

“看在上帝的份上，将军，请别再提您那些轻骑兵了！……我想试试在城里借点钱，再说一句，我对您的帮助仍不胜感激。”

“乐意为您效劳，我亲爱的朋友。”

使馆随员在市长和市公证人那里的努力都没什么结果，别忘了他还穿着那身轻骑兵的制服。他不得不一直走到最近的专区政府，在那儿，经过一番磋商，他得到了要求的東西。驿车从水里拖出来了。轻骑兵被赎回来了。两位萨瓦女人因为她们的殷勤好客也得到了报偿。而我们的外交官呢，又坐上驿车出发了。

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事情来改编一出轻喜剧，当然得省去一些细节。被抵押在那里的轻骑兵不能总待在床上：那位年轻的萨瓦姑娘借给他一条裙子；她觉得他这样子挺惹人爱；他们笑个不停；一桩婚事在酝酿中；使馆随员付了嫁妆钱。

但是这样的结局只在戏剧中才会有：现实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结局的。

其实这些不幸的事真把我吓着了；为什么我不待在日内瓦这座美妙的城市等春天到来呢？在这儿，女人那么美，伙食还过得去，还有葡萄酒，我们法国的葡萄酒。唉！只缺新鲜的牡蛎了。我们这些从巴黎过来的人，在这儿几乎看不到这种东西。

如果我又改了主意，我会给你写信的。

### 三、瑞士风光

我就这样到了日内瓦，可我走的是什么路，又坐的什么样的车啊！但是说实话，如果我像其他人一样上路，坐上一辆舒适的驿站快车或是双座四轮的轿式马车，裹着围巾，穿着短大衣和外套，戴着皮里暖脚套，坐在皮坐垫上，又能给你写些什么呢？……我更喜欢让偶然做决定；铁路车站的精确，轮船定日定时准点到达，这些都不会让诗人喜欢，也不会让画家高兴，甚至连考古学家也不会觉得满意，甚或是也不能让像我这样的收藏家开心。

日内瓦的享乐生活完全消除了我初到时的疲劳。“现在我到哪里去呢？在冬天又能去哪儿呢？我要走向春天，走向太阳……它的光线透过东方红色的薄雾照亮了我的眼睛。”我在城里宛若空中花园的平台上散步时，突然产生了上面这个念头。夕阳壮丽无比。地平线那边的确是上阿尔卑斯省。可是，勃朗峰在哪儿？到达的第一个晚上我就问自己；我沿着湖边走，我绕着城墙根转，不敢向其他的人打听：可勃朗峰究竟在哪儿？最后，我在自己想像的梦幻中看到一片白色和红

色的云海，其间，我自己盘算着将三色旗插上最高峰有多大危险，我隐约看到有黑熊在洁白无瑕的雪峰顶上行走。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我的山峰突然倒塌了，而真正的勃朗峰，你该会明白，它并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夕阳西下时漫步于日内瓦，的确是件令人惬意的事情。视野开阔，老榭树枝叶飘零。回来的路上，匆匆一瞥，发觉城市的这部分的布局恰到好处，街道和平台的组合，呈现出圆形剧场的形象，观赏起来或许比置身其间更觉得美妙。

朝湖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经过大巴黎街、科拉特丽街。这两条街上，奢华的商店鳞次栉比。莱芒街恰巧和这后一条街构成对角。从莱芒街上可以看到港口的景象，这是最商业化的一条街，也是最热闹的。此外，和其他南方城市一样，日内瓦的路面全是卵石铺成的。古代风格的阴暗小巷，把各条街连接在一起。湖的尽头与罗纳河的源头处坐落着许多工场，为这座城市平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还要给你讲讲坐落在罗纳河另一边的新区吗？那里的建筑清一色是丽瓦丽街的风格；或是再谈谈慈善家艾那尔<sup>①</sup>？他为了帮助希腊人和黑人而出售的、难以计数的石版印刷画像，你也都很熟悉了。还不如在桥中间停下来，在那儿，让—雅克·卢梭的塑像立于一处林木掩映的土堤之上，披着罗马式的大袍，姿势和新桥<sup>②</sup>上的亨利四世如出一辙，唯一的差别是：卢梭不是骑在马上，而是站在地上，好像哲学家就该是这样的。他的目光注视着罗纳河的水流，河水源出于美丽、清澈、然而水流已经很急的莱芒湖，——湖水那么蓝，怪不得亚历山大皇帝看到它便想起了涅瓦河<sup>③</sup>，它的河水也是这样——像海一样的蓝！

莱芒湖的尽头完全被包围在城市的码头之中，其中一部分还布满了用作水磨车间和洗衣间的丑陋的窝棚，少了一丝庄严的气息，多了几分杂乱的景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我离开这座城市前往洛桑，当轮船从挤满小船的港口驶出时，景色却让人产生置身于大海之上的幻觉。尽管如此，时时仍可看到两岸的景象，只是蓝色的背景线把两岸和地平线清楚地切分开了；远处浮动着白帆点点，河岸在紫罗兰的色调中渐渐隐去，而城市与宫殿却在朝阳的光辉中不时显现出来；这是一幅淡化了的那不勒斯湾<sup>④</sup>的画面，而我与之相随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得以踏入这幅画卷中。不久，火轮船停靠在洛桑，把我和我的行李一起送到岸上海关职员怀抱中。当他们确定我没有携带瑞士人垂涎不已的法国雪茄后，把我交给四个搬运工。这四个人坚持要一起分担我的行李。第一个拿我

① 此人曾援助过希腊独立事业。

② 1578—1606年间建于巴黎。

③ 俄国河流，全长七十四公里。1240年，亚历山大在此彻底打败了瑞典人。

④ 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市的西南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海湾之一。



的箱子；第二个拿我的帽子；第三个拿我的雨伞；最后一个两手空空。而他们说的话我也听不大懂，因为此地人们已不讲法语了。从他们口中，我得知要足足步行一法里，而且都是上坡路。一小时后，走完了这条世界上最难走也最喧闹的大路，我到达洛桑，穿过平台。这平台既是公众散步的场所，也是娱乐场的花园。

从那儿望去，美景尽收眼底。右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莱芒湖，湖水在日光照射下波光闪闪；而左边似乎是一条消失在高山之中的河流，大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面而使河水显得昏暗。雪峰环绕下，这里的景色宛若歌剧中的布景。而在平台下方，我们的脚下，发黄的葡萄藤一直铺展到湖边，仿佛一条地毯。这正像一位艺术家所说的：还是那老一套的瑞士风景；从装饰品到水彩画，这种景色随处可见；此时只缺少一些身穿民族服装的当地人；可他们也只在特别的时节才这么穿；换句话说，他们穿的和你我一样。现在你别再认为洛桑是世界上最令人愉悦的城市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洛桑是一座建在层层阶梯上的城市；街区都是按阶梯层次划分的：教堂至少在七层以上。这是座漂亮的哥特式教堂，像瑞士其他的教堂一样，因为是新教的教堂，都遭受过破坏和掠夺。外表宏伟，内部却是冷冰冰、光秃秃的。

还有许多的俗气的风标，尖顶的外观还算漂亮。

想到该吃晚饭了，从教堂出来。各处给我的回答都是吃饭的钟点已经过了。最后我去了娱乐场，这是最显眼的地方；那儿的主人，对英国先生们的奇思异想已习以为常了。听到我的要求，笑了一下，他很乐意为我杀只鸡。

除此之外，这座城市也没有什么消遣之处。然后，我高高兴兴地登上驿车，暖暖和和地蜷缩在两个强壮的洛桑妇女之间，她们和我一样要去伯尔尼。

就这样我终于离开了这个神秘而爱幻想的小法兰西，我们的文学和政治全部要拜它所赐；这一次我要尽情地欣赏一下真正的瑞士了。我们左边是纳沙泰尔湖，一整夜它的银色波光都伴随着我们。我们上坡又下坡，穿过树林和平原，阿尔卑斯山白色锯齿形的山峰仍在地平线那边闪耀。天破晓时，我们走上一条漂亮的大街，穿过许多道门，石雕的大熊随处可见：这是伯尔尼的纹章。用不着再怀疑，我们已到了瑞士最美的城市——伯尔尼。

门窗都紧闭着。我走过一条长约半法里的大街。两边都是沉重的供廊承载着巨大的房屋；远处，高大的方形塔楼上是硕大的表盘。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人们没理由不知道钟点。大街中央，一条铺满板子的溪流上集中了一系列巨型喷泉，其间相距约有百步。每座喷泉都有一个挥舞长矛的俊美骑士雕像守护着。那些房屋是洛可可风格的建筑，都装饰着壁柜和标志：伯尔尼有一种半资产阶级半贵族的风味，而且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对它也挺合适的。其他的街道都没这么宽，而且几乎都是一个风格。向左走，我看到一条夹在峭壁之间的河流，